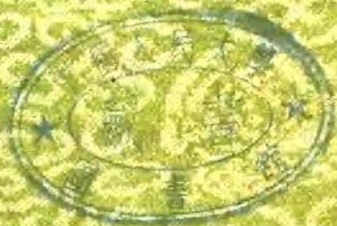


史學研究論文集



呂振羽 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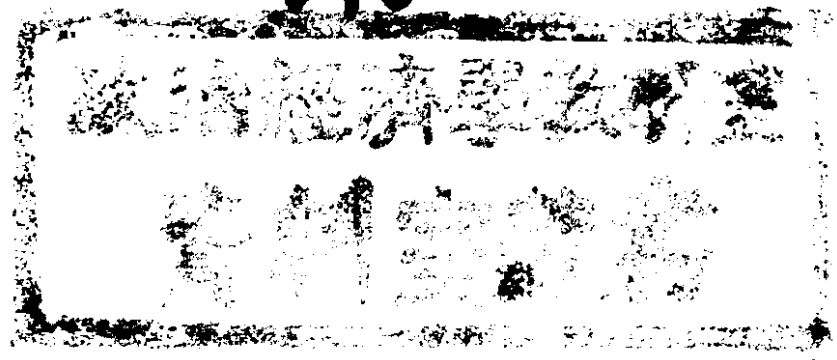
11(2)/4
62953

呂振羽著

史學研究論文集

RD441/2

華東人民出版社



書號：滬 1021

史學研究論文集

呂振羽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新華印刷廠印刷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開本：787×1092 1/25

〔總〕1—32,000

印張：8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

字數：130,000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序 言

本書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六篇關於史學研究的論文和報告的彙輯。如果以後能抽出時間繼續輯集，這部分就作為第一輯。

關於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見，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前東北行政學院（即東北人民大學前身）研究班報告的一部分，由該班同學們集體記錄、整理成稿的。論社會思想意識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政治理論教員講習班的講授提綱，經東北日報分作論社會思想意識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兩個題目在同月十四、十五日發表。關於「怎樣學習中國歷史」等問題的解答，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對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等系師生所提問題的連續解答，由歷史系同學們集體記錄、整理成稿的。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問題，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對中共中央東北局機關夜黨校政治常識班所提問題的解答，由瀋陽日報社宣傳組同志們記錄整理成稿的，並在瀋陽日報和學習生活上發表過。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原題為：偉大民族民主革命的開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也是一個報告提綱，曾連續發表在學習生活第三、四、五各期。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在東北人民大學研究

班歷史唯物論講座的報告提綱，也是我學習斯大林同志的偉大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筆記的一部分。

我所以選出這六篇東西輯成一個集子，由於：

第一、二、三、四各篇所包括的內容：一是關於歷史方法論的若干問題的探討，一是目前歷史教學中所普遍遇到的一些問題——也都是尚待解決的一些問題的研究。第五篇是在近代史上尚有若干分歧意見的問題的論述。第六篇基本上是關涉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問題的，所以作為附錄一併輯入。拋磚引玉，我希望藉以取得同道和讀者的幫助，也希望能夠對學習歷史的青年同志有一些幫助和啟發。由於這幾篇東西大都是報告提綱和講演記錄，材料上不可能旁證博引，分析上也很可能不夠全面，雖然在輯集時曾加了一些補充和校改，但仍是很不夠的，也希望能在同道和讀者的幫助下，獲得不斷的修改和充實。

在這裏，我首先應向作過記錄和整理工作的瀋陽日報社宣傳組同志、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同學、前東北行政學院研究班同學表示感謝。同時，在輯集工作上，江明（王時真）同志曾給予鼓勵和幫助，提過不少的修改意見，並代我作過文字上的若干修改工作，梁子鈞同志曾辛勤地為我抄錄，一併在此表示謝意。

呂振羽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於長春

目 錄

關於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見	一
論社會思想意識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	一五
關於「怎樣學習中國歷史」等問題的解答	三九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幾個問題	一〇七
論太平天国革命運動	一二三
附錄：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	一五三

關於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東北行政學院（今東北人民大學前身）研究班報告的一部分

革命導師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列寧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揭露了自然和社會的客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經典。從其中我們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尤其是斯大林同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了綜合的闡明和發展，其中關於各種社會形態的特徵和轉化也都講得很具體。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這是一本最基本的讀物，只要掌握其精神實質，就能夠解決問題。下面我來談一點個人的零片體會。

首先，研究歷史，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出發。馬克思教導說：「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從我的立場，是被理解為自然史上的一個過程。無論個人主觀地說可以怎樣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種關係，社會地說，他總歸是這各種關係的產物。」●他同時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高度。分析各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生產力，不只要對構成生產力的各個要素及

其特性從歷史的具體情況進行全面的具體的分析，要反對片面和抽象論斷；而且要着重掌握其變更和發展。分析社會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不只要掌握首先開始變更和發展的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的具體情況，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的生產和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們的變更和發展的具體情況，而且要對這些因素在由一種社會制度進到另一種社會制度的過渡期中的特點和變化進行統一的具體的分析。否則就不能認識社會生產力及其各個因素在社會過渡期中的變更、發展的趨勢和其特性。研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即生產關係，同樣要根據歷史情況進行全面的具體的分析，解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還要從那些同時存在的各種生產關係中去分別主要的和從屬的、支配的和殘餘的、新生的和衰退的各種形態及其相互關係，還要着重去把握由一種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否則便不能對錯綜複雜的歷史情況、尤其是社會變革期中的歷史情況進行科學的分析。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及狀況，因此不僅要認識生產力是生產中最革命的因素，生產的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上開始，而且要認識當生產關係不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狀況時，便必然提出變更生產關係的要求。這在社會主義時代和共產主義時代，人們能根據客觀規律自覺地不斷使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狀況；而在過去，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隸制、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由資

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便不可避免地要產生革命，便不能不依靠羣衆的革命鬥爭去破壞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論是和進化主義改良主義不能相容的。而社會生產力和人們的生產關係在生產過程中的統一的生產、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社會底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底思想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統一及其鬥爭，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體現出各別國家或部落、部族和民族在相同的歷史階段中、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般性。但人類歷史是極其具體、生動、豐富、多采的。各別國家或部落、部族和民族，由於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及其他具體條件的不同，便構成其特殊性，而表現爲各自獨特的色彩。原始公社制是人們以實行所謂「採集經濟」的方式謀取物質生活資料的時期，各別羣團的社會生活情況是相同的，特殊性較少。隨着生產力向前發展，地理環境等具體條件便愈益顯現其給予生產的影響，一些具體條件對社會生產雖不能起決定作用，但是却給各別國家或部落、部族和民族以特殊色彩。恩格斯說過：

新石器初期，東半球知道牧畜業而不知道農業，西半球則正相反。這就是特殊性。雖然我們在史前的中國又發現新的情況，即中國在新石器初期已同時知道牧畜業和農業。但這也同樣說明了：大地的各個部分在相同的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因生產力的發展而引出了在一般規律基礎上的特殊情況。這完全是符合恩格斯的結論的精神實質的。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必須從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統上去把握。但一般性是主要的，是決定歷史發展過程和社會面貌的；特殊性是服從於一般性的，是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發生作用的。因而，我們如果只去掌握一般性或共同規律而忽視特殊性，便要犯公式主義的錯誤；如果過分強調特殊性而忽視一般性，即不從一般性的基礎上去把握特殊性，就要犯歷史多元論的錯誤。

其次，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必須從階級分析出發，不然便無法掌握歷史發展規律。從階級分析出發，還要掌握其重點——那就是最主要的對立的兩個階級。而又必須堅持正確的原則立場，不容採取客觀主義的態度。封建的歷史家是站在封建主和其他統治階級一面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家是站在資產階級和歷史上其他統治階級一面的。而我們人民的歷史家、工人階級歷史家的立場就不同了。我們要站在生產人類物質財富的勞動人民的一面。我們研究奴隸社會歷史要站在奴隸階級等勞動人民的一面，研究封建社會歷史要站在農奴或農民階級等勞動人民的一面，毫無疑問，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歷史則要站在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一面。

奴隸制時代的歷史，是以奴隸為主體的勞動人民創造的，因為從事勞動的主要是奴隸。奴隸

主也發明過天文、曆數等，也有他的藝術，但這些東西不是奴隸主用頭腦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千百萬勞動者的經驗的積累和結晶，而且不少文化成果都是奴隸階級等勞動人民的雙手和心血創造出來的。封建制時代的歷史，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勞動人民創造的，因為如果沒有農民階級等勞動人民去勞動，地主階級就不只毫無作為，而且一定會餓死。地主階級根據農民以及手工工人等勞動人民在生產中的經驗，也有一些成就，如科學上的創造發明及其他文化上的創造和成果等。這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中世時期，特別顯得燦爛光華。但這不只是基於農民等勞動人民的經驗創造出來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農民等勞動人民用雙手和心血創造出來的。封建末期從封建社會的母胎中孕育出資本主義新因素，也出現了資產階級的科學等等，但那不只和農民等勞動人民生產勞動的成果分不開，而且是和農民的反封建鬥爭分不開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也是農民革命起了產婆作用所致。資產階級革命倘若離開農民和工人，他們便毫無作為——雖然他們最後都叛變和出賣了同盟者。至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的無比偉大的創造作用，大家都比較熟悉，我就不談了。

同時，我們還要掌握一點，就是一個階級不是單純的，階級之中還有若干階層。奴隸主階級、封建主階級、資產階級內部的各階層在對外時，它的基本利害是一致的，但彼此間也有矛盾。譬如封建主階級內部有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等等階層，當權和享有各種特權的是大地主集團，中、小地主一般就沒有特權，在政權上只能充當為大地主服務的職位。資產階級內部也只有大、中、小各階層，而且還隨着部門和產業的不同而分成各個小集團。他們常常為着各自的

利益而爭吵，他們個人間也都有利害衝突。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態下的中國，階級和階層的構成及其相互關係就更加複雜。所以我們研究許多情況都要根據階級關係出發。但單是這樣還不夠，還要從諸階級內部諸階層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利害關係，以及其各自的思想等方面的具體情況去加以分析，才能把握問題的實質。

我們除了看到兩個對立的主要階級和其中不同的階層以外，還要看到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中間諸階層。在無數次歷史事變中，中間階層都有其同於和別於其他諸階級階層的動向——雖然他們是動搖不定的，但他們却是個很重要的力量。中國歷史上的所謂「聖君賢相」總是努力拉攏中間階層，同他們妥協，選方正，舉孝廉，考舉人，秀士等措施，都包含有這種作用。經濟上政治上的某些改良，除了欺騙其敵對的被剝削階級外，也有麻痹中間諸階級階層的作用。但中間階層總是和被統治階級利害共同的地方多。某一時期這些把戲如果沒搞好，或者不是這種辦法所能生效的時候，中間階層就會站到和統治階級敵對的階級方面去，或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某些點上站到被統治階級方面去（甚至統治階層內部諸集團間以至個人間也常有這種情況）。這正是歷史自身的辯證法，也正是歷史自身的生動性和具體性的表現。

第三，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我們要了解勞動人民如何創造歷史，他們的生活和鬥爭等方面的具體情況，必須從實踐中去體會，從羣衆中去學習。正因為歷史的創造者是廣大的人民羣衆，其內容是極其豐富、複雜、具體的，僅憑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能力，想掌握任何一個國家的

全部史料（只就一個國家的歷史來說的話），解決全部問題，復現全部歷史的具體面貌，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尊重千百萬羣衆，要走羣衆路線，要依靠集體力量。歷史家要取得羣衆的幫助，發揮分工合作的集體主義作用，這就不只要誠懇虛心，而且要認識自己只是一個螺絲釘。正因為歷史自身的具體性，歷史上的問題、事件、事變和創造，都是在具體鬥爭中——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發生，並通過具體鬥爭去實現、解決、安排或處理的，所以研究歷史，必須具有相當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知識，才能領會歷史的生動性和具體性以及廣大羣衆的具體鬥爭和其偉大創造性，才能很好地佔有和分析史料。因此歷史家不只要把自己的工作作為羣衆實踐鬥爭的一個部分，而且要把自己置身於羣衆鬥爭之中，認識自己只是羣衆中的一個戰士。如果既不走羣衆路線，不虛心向羣衆學習和依靠集體力量，又缺乏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的知識，站在錯誤的立場，主觀地「閉門造車」，那是必然不能領會歷史的真實性和復現歷史的本來面貌的。

第四，在階級社會的各個時代的歷史，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特別是統治階級的方針政策，是在實際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因此，要看統治階級在各個時期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對歷史和人民生活起了何種作用，是起了進步的作用，還是起了反動的作用。研究歷史不掌握這一點，就會陷於機械論。同時，特別要注重廣大羣衆在進行階級鬥爭時，他所採取的綱領和行動如何？在當時起了什麼作用？歷史上有不少的農民起義都有原始性的綱領。這些綱領雖然是不明確的，不能體現社會前進的方向和使農民自己獲得解放，但都是反映了羣衆的素樸要求和利益的。

在無產階級形成以前，歷史上某些階級在其革命時代的綱領，如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代的綱領，雖然由於那種革命只是推翻一種剝削制度建立另一種剝削制度，其綱領是有不徹底性的；又因其不取得羣衆的幫助就不能取得勝利，所以，其綱領又每每是帶有欺騙性的；但不論如何，其革命都是代表着社會前進的方向的，革命的勝利便使社會躍進到一個較高的階段。對此，我們都應給以足夠的重視和估計。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的現代無產階級革命或其所領導的革命，其終極目的，在於消滅一切階級和剝削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這不只是人類史上空前的無比偉大的事業，而且正是歷史給予我們的實踐鬥爭的光榮任務。因此，我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或其所領導的革命及其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的研究，便應當作爲服從於革命鬥爭的政治任務去進行。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原則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的必然勝利，正由於它體現着歷史前進的方向，其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能正確地反映和適合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成爲保證革命勝利的武器。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便在於依據馬克思主義，依據革命所由發生及其在各個發展時期的歷史環境，依據這種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本身及其執行情況和結果，給以科學的分析和論斷。引導革命達到勝利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不僅其本身是正確地反映了客觀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它也得到了正確的貫徹和執行，使革命遭到失敗或損失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正由於它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因而也就必然是違反客觀規律的；或者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本身雖然是正確的，但由於貫徹和執行的錯誤，結果使

革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以至失敗。由此可以理解，無產階級黨的正确領導和堅決而正确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綫、方針、政策，實現黨的綱領，對歷史的作用何等重大！

第五，與上一問題相關的就是應如何正確地去把握人們對於歷史的能動的創造性、偉大領袖或傑出人物對於歷史的作用的問題。人們雖然不能違反歷史前進的方向或客觀規律而有所作爲，但決不能因此就否認人們對於歷史的能動的創造性；恰恰相反，歷史正是勞動人民所創造的，正是人們在適合歷史動向和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了偉大的能動的創造作用的結果。偉大領袖和傑出人物雖不能違反歷史前進的方向或客觀規律，脫離千百萬羣衆的實踐鬥爭而有所作爲，但並不能否認他們對於歷史的作用；恰恰相反，正由於他們的思想行動適合於歷史前進的方向和客觀規律，適合於千百萬羣衆的要求，從而去動員、組織和教育羣衆，領導羣衆進行鬥爭，便能加速歷史的前進，加速腐朽的垂死的階級的衰落和死亡、新興的革命的階級的成長和勝利、舊社會的衰落死亡和新社會的產生。反之，作爲革命階級的領導者來說，如果其思想行動違反客觀規律，違反羣衆的利益和要求，其領導就必然要使革命遭到失敗或損失，遲緩歷史的進程。由此可以理解，偉大的革命領袖及其正確領導對歷史的巨大作用。由此可以理解：爲什麼列寧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俄國革命就取得勝利，並建設起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其時德國和匈牙利的革命，由於機會主義的領導或領導錯誤，就使革命遭受失敗，並給羣衆帶來災難；爲什麼中國革命在陳獨秀等機會主義領導的時候，羣衆鬥爭的勝利果實就不斷地被葬送，革命就不斷地受

到挫折和損失，黨就不斷地受到打擊，羣衆也不斷地受到災難，而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革命就獲得了勝利。歷史上不是屬於革命階級的歷史人物，其思想和行動，如果在客觀上能起促進社會前進的作用或符合於羣衆的利益和要求，不論其自覺或不自覺，都有一定的進步作用的。如秦始皇的統一以及李世民、朱元璋對中國歷史所起的作用，彼得大帝對俄國歷史所起的作用等等就都是。同樣，歷史上的反動階級和元惡巨慝，在基於其狹隘利益的基礎上的思想和行動，雖不能逆轉歷史前進的車輪，但却起了阻撓社會發展的作用，給人民製造了深重的災害和苦難。如秦檜、袁世凱、蔣介石之流的罪惡，也就在這裏。因此，我們對歷史上各個階級各個集團和其人物，都應該從其對於社會歷史所起的作用、對人民的生活利益所起的作用，去給以足夠的恰當的估計。否則便要陷於機械論或唯心論的錯誤。

第六，對歷史上各個時代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或事變，都要去尋找和掌握其基本矛盾。但僅此還不夠，還必須對一切作爲其條件的各種矛盾、以及和它相關聯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的全部情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找出其規律，闡明其發生和發展變化的過程，並給予其時人們所採取的方針和各種措施以恰當的論斷，指出其所產生的作用和引出的後果等等，以吸取經驗教訓。而這在一方面必須保證史料的全面性和真實性，即必須掌握可靠的而又能說明全部問題、事件或事變的史料，一方面不只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方法論，而且要能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方法論，否則是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的。

論斷其時人們對那種重大問題、事件或事變所採取的方針和措施，我們應該從人民利益的立場出發，但不能要求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來服從我們的立場；同時，也不應按照我們今日的認識水平去要求古人，輕易地評定其功過或妄加褒貶，而應從其時人們已達到的認識去評論。以鴉片戰爭為例，中國方面的失敗，一方面自有其客觀的原因，另方面滿清朝廷的方針錯誤與措施失當，也是招致失敗和演成嚴重後果的重大原因。滿清朝廷所以犯錯誤，不只因為它限於自己的狹隘的統治利益和缺乏國際事務的知識，更重要的，還因為它頑固地拒絕了其時較進步的魏源和龔自珍的思想、主張以及人民的抗英辦法。這就不能不對歷史擔負罪責。當時魏源對世界形勢研究的知識和對外主張，是既符合於中國民族的利益也無損於滿清朝廷的統治的，是可以作為決定對英方針政策的基礎的；人民自發的游擊戰的樸素形式是可以發展成為抗英戰爭的重要形式的。當時自然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和先進階級，但如能根據魏源對於國際形勢的研究與對外主張，在中國民族與英國的帝國主義侵略矛盾的基礎上，全面地去研究情況，利用各種可能利用的條件，去組織、領導和進行這一次鬥爭，即使在不根本動搖滿清朝廷統治的前提下，鬥爭情況和其結局以及其後中國社會的發展形勢就可能不同。

第七，歷史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由這個社會到那個社會不是一下子就變過來的，都要經過一定的過渡時期，不是截然兩斷的，舊社會的東西不可能在一個早晨就全部死滅而一切都變成新的。過去社會的各種殘餘東西，每每能殘留很長時期。而且在過渡期中形成的新的生產方式每